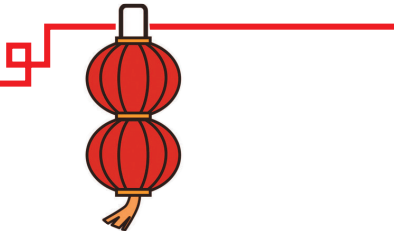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杀猪宴

| 任开旺

| 林新发



腊月的风刚拂过村头的老榕树，空气里便飘起了年的味道。最浓的那一缕，便是家家户户杀年猪的烟火气——那是刻在寒冬里最热烈的暖意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凭票供应，肉是稀罕物，孩子们一入冬就掰着手指数日子，盼着过年能敞开心扉吃上一顿肉。小年一过，村庄便活络起来，杀猪宴的欢腾，成了寒冬里最盛大的节日。杀年猪的清晨，天还蒙蒙亮，母亲已烧起一大锅滚水，蒸汽氤氲着场院。杀猪师傅提着沉甸甸的木桶和竹篮来了，竹篮里头躺着铁钩、刨刀、挺杖，寒光闪闪却透着亲切。孩子们早已挤在场院一角小手紧紧地捂住耳朵，既怕那声猪的嚎叫，又舍不得错过每一分的热闹。大人们合力将猪赶出圈，拽耳朵的、揪尾巴的、提蹄子的，吆喝声里透着默契。把猪捆上案板，杀猪师傅手起刀落，鲜红的热血汩汩流入撒了粗盐的木盆，遇盐即凝，泛起细密的泡沫——血旺要凝固得蓬松，

寓意来年“越吃越兴旺”。趁热烫毛，待毛刮净，杀猪师傅对着白生生的猪身剖开肚膛，热腾腾的内脏落入盆中，猪肝、猪肚、猪肠子被主妇们抢着接去清洗。孩子们则眼巴巴地盯着猪尿脬——吹足气扎紧，便是寒冬里最珍贵的“皮球”，能踢上一两天。

院子里，临时搭起的灶台噼啪作响。新鲜的五花肉切成一指厚的片，下锅爆油出香；猪血旺嫩滑如豆腐，与酸菜同煮，酸辣开胃；猪肝、猪肠急火快炒，蒜苗青椒衬得油亮亮；猪肚用面粉搓净，放一把莲子炖出奶白的汤。菜肴虽质朴，却因“现杀现吃”的新鲜，成了记忆里无法复制的珍馐。

桌席摆开，乡邻们端着碗围坐。生产队长、会计必被奉为上宾，庄稼汉们轮番上碗喝家酿的糯米红酒，嗓门越来越高：“今年地里收成好！”“盼娃儿明年考学有出息！”宴席上的烟火人情在推杯换盏间升华。平日的琐碎摩擦消融

在笑声里，乡情如灶火般越烧越旺。

杀年猪的讲究，是老一辈人传下的智慧。杀猪宴那碗红烧肉要切得厚实，主人家的豪爽全在里头；血旺汤热气腾腾，寓意日子红火；日子要挑属牛、属马的“吉日”，忌鼠日兔日，怕来年猪崽难养；猪毛褪净时，头尾留一撮，象征“有头有尾”；猪头猪尾留作祭祀，感念天地馈赠。屠户的报酬是一副肠，一把鬃，外加一顿酒肉，主家再添条肉作谢礼。这是农耕社会里“有情有义”的契约。

每回杀年猪，我总见母亲背过身去。养了一年的猪，日日喂食清圈，早通了人性。听着那声长嚎，她肩膀微微一颤，只低头轻声念道：“莫怪啊，养你一场，也是为了家老小……”待到猪血汩汩流入撒了盐的木盆，她才凑近看着，又低声补上一句：“血旺发得蓬蓬的，来年日子也旺。”念叨完，她便转身，用围裙一角擦擦手，利索地忙碌起来。灌火腿、炼猪油，是她拿手绝活。

那罐雪白的油脂，是清贫岁月里最踏实的富足——往后大半年，就靠它点亮灶火，滋润饭菜了。

如今，猪肉早是家常便饭，杀年猪却成了稀罕事。城里人驱车赶往乡村吃“刨汤宴”，体验非遗表演、买土特产，但那份因等待而发酵的喜悦，因分享而升温的情谊，终究难再复刻。唯有记忆里的“杀猪宴”依旧鲜活。它不仅是舌尖的鲜嫩，更是物资匮乏年代里，人们对生活的郑重其事：养一头年猪，盼一场瑞雪，等一桌美宴，用最滚烫的烟火，慰藉整年的辛劳。正如童谣里唱：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月就是年。”那口肉香里，藏着一个时代对团圆的渴望，对未来的虔诚与期盼。

杀猪宴上腾起的烟火气里，包裹着乡亲们最朴实的情谊；那些传承千年的年俗规矩，藏着先辈对天地的敬畏。当腊月的风再次吹来，游子梦中总飘着那缕熟悉的“刨汤香”，那是过年的号角，是故乡最温暖的召唤。

## 烟火润乡愁

| 占素华

作家林清玄在散文《谈过年》里写道：“有人说过年是‘年关’，年纪愈长，愈觉得过年是一个关卡。”流年匆匆，日子伴随光阴的沙漏，让人们穿过四季的更替，终将迎来年关的莅临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关于那些旧年年关的记忆，即使历经时光的流转和磨砺，依旧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田，成为人生中无法忘怀的片段。

记得小时候从腊八开始，家里便逐渐洋溢着过年的氛围。在那会，提前一两天，母亲就得准备好煮腊八粥的食材，印象中除了大米外，还有红豆、黄豆、青菜、花生米、芋头等。通常熬制腊八粥特别费时，且过去家里还是使用蜂窝煤，为了以防粘锅影响口感，母亲就不得不轻捧一张板凳端坐于旁边，不时地用锅铲翻炒。到了腊八的晚上，腊八粥才正式开宴，每到这个当头，就是我大快朵颐之时，往往一口气能吃上几碗，直至撑得前俯后仰才肯罢休。

每到年关，家里的每个人总是特别忙，父亲为工作奔波，母亲忙着购置年货。爷爷则开始亲手酿制米酒，只见他娴熟地先把做酒用的米泡软，接着捞起沥干，上笼屉蒸，然后待蒸好后，再放入缸中进行发酵，末了，还须密封几天才可以饮用。在彼时，缸里正在酝酿米酒，其如同汩汩的泉水般，自米中慢慢地溢出，一滴一滴的，剔透纯净，携着独有的绵软醇香。待掀开封盖的那一刻，一缕缕甜丝丝的香气随之缕缕扑来，让人闻罢，就止不住地垂涎三尺。其实在那年月，寻常百姓人家大多余粮有限，倘若遇到年景不好，粮食都不够吃，能将其酿成米酒绝对是一种奢侈的享受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。

在我少年的光阴里，过了小年，家中还依旧保留着蒸馒头的习俗。记得那些年老家有一方大院子，天刚蒙蒙亮，奶奶和母亲就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，她们先在院子里摆开桌椅，架起大锅，接着开始着手和面，等待发酵；然后才开始着手做馒头，将发酵好的面团切成均匀的方块，且快速地放进蒸笼里，当它们全变成又白又胖的大馒头出锅时，那会太阳早已西沉，该是到了暮色四合的时候了；最后，奶奶和母亲还需把一个个饱满且圆润的白馒头从蒸笼中取出，并摆在竹匾上，在它们的正中心点上红点，只有这样才算大功告成。制作的这一过程，于幼年的我看来真是一件无比新奇的事情，馒头上那用来装饰的红点，它们俏皮的就像一朵朵冬日傲然绽放的梅，在我的心里也正楚楚动人地开出了花。

猝不及防地忆起元代马致远的一句曲来：“孤舟五更家万里，是离人，几行清泪。”遗憾的是，如今独在异乡的我，未能时常地陪伴父母左右，爷爷奶奶也已于十多年前去世。但随着岁月的增长，我对故乡更多了几分依恋和牵绊。那些年少时光间涉及年关的诸多往事，还有萦绕在怀的对于家人的惦记与挂念，越发地刻骨铭心，情难自禁，每每提及免不得五味杂陈，皆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。

## 忙年

| 骆明凤

每年到了腊月二十，母亲便开始念叨那句老话：“腊月不扫尘，来年招瘟神。”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命令，让整个家的所有成员都自觉地跟着运转起来。而我，大抵从有记忆起，便是这“扫尘”大军里那个最积极、最沉浸其中的小兵。

记得每一年的“忙年”是从一个微寒的清晨开始的。母亲将一把新扎的竹枝长帚郑重地交到我手里，指着堂屋高高的屋顶横梁与墙角：“喏！你的‘战场’在那儿。”我仰头望去，阳光从明瓦斜射进来，能清楚地看见一道道垂悬的、灰蒙蒙的“扬尘”，像是岁月一层层褪下的、轻盈而固执的皮。

搬来高凳，我小心地站上去，举起长帚。第一下扫过，力道没控制好，“哗”的一声，一团巨大的、灰黑的尘团便兜头罩下，伴随着一股陈旧的、混合着土腥与淡淡霉味的气息。我慌忙闭眼扭头，还是呛得咳嗽起来。母亲在下面笑：“慢些，慢些。”她赶紧拿来斗笠让我带上，我定了定神，再抬手，好像轻松了许多。竹梢划过的地方，尘埃纷纷扬扬地坠落，在光柱里翻滚、舞蹈，像一场寂静而华丽的微型雪崩。每一扫下去，那被覆盖的、被遗忘的底色，一点点重现于世。扫尘，原来是一场温柔的剥落。

母亲和弟弟们则负责擦洗。那是水的战役，厨房的瓶瓶罐罐、碗碟托盘，平日用着不觉得，此刻全搬出来，竟能摆满整个院子。烧上几大锅热水，兑了碱，浸泡。母亲那双被水泡得发白起皱的手，拿起丝瓜络，在一只青花大碗的内壁熟练地打着圈。油垢顽固，她便敷上一点温热的灰灰，细细地磨。那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单调却有奇异的魔力。碗碟在他们手里重生，露出瓷器水清玉洁的胎骨，迎着光，能照见模糊的人影。我也被分派一盆铜器——香炉、烛台、一把老式的汤婆子。它们浑身是



暗绿的绿锈与斑驳的油污，我用布蘸了盐和醋，耐心地擦拭。起初是浑浊的污渍，渐渐的手下一角露出了隐隐的、沉潜的光。我加了把劲，那光便如破晓般扩散开来，终于，一整只黄灿灿的、光可鉴人的铜香炉托在掌心，沉甸甸的，映着我讶异而欣喜的脸。原来，最黯淡的旧物，内里竟藏着太阳的碎片。

忙到傍晚，最喧腾也最富仪式感的项来了：洗门帘、被褥。井水太凉，母亲烧上满满一锅水，撒下各屋的门帘——那还是深秋挂上的蓝色印花土布帘子，已染了薄灰。投入滚烫的水中，用木棍反复搅动、捶打。热气蒸腾起来，混着肥皂碱水的气味，将每个人都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温暖里，我配合母亲拧绞一床刚洗好的大被单，反向用力，“哗啦啦”的水流像小河般淌下。然后，将它们展开，高高的、

用力地甩上早就捆好的麻绳。湿重的布匹“啪”的一声在空中抖开，带着清冽的水汽，在暮色里挂起一道道七彩的、湿润的旗帜。风过处，它们鼓荡如帆，仿佛这安静的家宅，顷刻就要驶向一个洁净崭新的彼岸。

当一切大致停当，已是腊月二十九的夜晚。母亲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米浆，准备贴新年的对联。那米浆的甜暖气味袅袅升起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这几日近乎筋疲力尽的“忙”，与其说是在清扫污垢，不如说是在完成一场隆重而必需的“清空”。清空一年的积尘、疲惫乃至晦气。

年关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快，新的桃符贴上，第一声爆竹炸响，热腾腾的年夜饭上桌，守岁时那渐渐弥漫的、慵懒的温情，都将化作迎新的喜悦，映着新岁到来的美好时光。

## 蒸碗糕

| 王诗炳

王爷的脸色。头一日，便要备好米浆。早些年，是扛着米去村口的石磨坊，一圈圈磨出带着体温的米浆。如今虽是便利了，买现成的也行，但母亲总坚持要自己泡米、磨浆，说这样蒸出的碗糕才“真本正料”。晚米泡足了水，磨出的浆水浓稠得能挂住勺子，再兑上适量的红糖或白糖，撒上酵母，便静置在灶边，任其慢慢发酵。

蒸碗糕最忌讳的，便是言语不慎。母亲会板着脸，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们：“灶边莫乱讲话，莫问‘熟了没’，不然碗糕会‘惊’，就不肯‘笑’了。”我们便都噤了声，只用眼神交流，眼巴巴地望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，心里默念着那句古老的俗语：“煎糍蒸糕发新年。”盼着那碗糕能像人们期望的那样，在蒸熟的瞬间，顶盖裂开，笑成一朵花。

等到水汽氤氲，热气将厨房的窗户都糊上一层白雾，母亲便开始往蒸笼里舀米浆。那是些特制的小陶碗，一个个紧紧地挨着，排满一层又一层。米浆只舀八分满，留出膨胀的空间。盖上锅盖，火便烧得更旺些，那是要将一年的期盼都烧进这糕里去。时间仿佛在那一刻被拉长了。

我们围在灶边，听着锅里咕嘟咕嘟的水声，闻着那越来越浓的甜香，心也跟着那热气一点点升腾。母亲则不时地往灶膛里添柴，火光映着她专注的侧脸，那神情，比任何时候都要虔诚。

终于，随着木盖被掀开的一刹那，白色的蒸汽如云雾般喷涌而出，带着一股冲天的甜香，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待蒸汽稍散，那一碗碗糕便呈现在眼前，有的已经如愿“笑”开了花，顶盖裂成四瓣或五瓣，像极了盛开的梅花，又像是咧着大笑的娃娃；也有的含蓄些，只是微微裂开，却也饱满圆润，透着喜气。

这时，便到了“点红”的环节。母亲会用筷子蘸上一点红，稳、准、狠地点在碗糕的正中央。那一点红，便如画龙点睛，瞬间将这份食物赋予了灵魂，让它从单纯的吃食，变成了承载祝福的吉祥物。

我迫不及待地咬一口刚蒸的碗糕，松软香甜，那甜味不是齁人的，而是带着米香和发酵后的微酸，恰到好处地在舌尖化开。那不仅是食物好味道，更是年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是闽南人骨子里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盼。

## 腊月蔗味甜

一人腊月，年关的脚步悄然临近，凛冽的寒风里，已然透着几分岁末的热闹。于我而言，老家腊月里最温暖的慰藉，莫过于一根清甜多汁的甘蔗。老辈人常说“腊月吃蔗，赛过参茸”，这看似朴素的俗语，藏着家乡人的味觉记忆。

老家多丘陵，土层深厚肥沃、土质疏松透气，加上常年湿润的气候，为甘蔗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小时候，腊月的氣息刚漫过村口的老槐树，村口的蔗田便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。母亲会带着柴刀，领我去自家的蔗园砍甘蔗。只见母亲挥舞着柴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甘蔗就应声而倒。那甘蔗足有一人多高，表皮光滑油亮，紫黑中透着暗红，像涂了一层蜡。连续砍了几根后，母亲把砍好的甘蔗整齐摆好，扛在肩上，招呼我回家了。长长的甘蔗叶垂下来，与地面相互摩擦，发出悦耳的“沙沙”声。

回到家，父亲早在天井边摆好板凳，打好水了。母亲先是用清水将蔗身洗净，再以削蔗刀细细地削去甘蔗的硬皮。刀刀划过蔗身，露出光洁诱人的蔗肉，清甜的汁水顺着刀刃滴落，在青石板上洒出小小的湿痕。我在一旁帮忙清理削下来的蔗皮，渴望的眼神总不自觉地瞟向母亲手里的甘蔗。母亲把削好的甘蔗切成小段，每段大约一尺长，方便握持。她常说：“吃蔗要从头吃到尾，甜从根来，福往岁去。”一家人围坐在天井的石桌上，人手一段甘蔗，咔嚓一口咬下去，轻轻嚼动，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漫溢，带着阳光的暖意，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从舌尖甜到心底。待大家吃完甘蔗，母亲拿起扫帚，将地上散落的蔗渣扫拢，说晒干了可以用来烧火，真是一点也不浪费。有时候，父亲还会把甘蔗放进柴火灶的余烬里煨烤，烤过的甘蔗少了几分寒凉，多了一丝焦香，甜得更醇厚，暖得更持久。

那些物资不算丰裕，甘蔗算不上日常零食，但腊月吃甘蔗是雷打不动的规矩。在那个没有暖气的冬天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嚼着清甜的甘蔗，听父亲讲过去的农事，听母亲念叨来年的期盼。甘蔗的甜，混着阳光的暖，伴着家人的笑语，成了腊月时节最难忘的滋味。那甜，不仅是蔗肉本身的甘醇，更是更艰苦日子里的慰藉。

如今，超市里或水果店很容易就能买到甘蔗，有来自广西的黑皮蔗，有云南的白玉蔗，品种繁多。可每到腊月，我最想念的，还是老家那汁水丰盈，带着独特清甜滋味的甘蔗。我怀念母亲砍甘蔗时的背影，想念母亲削蔗皮时的笑容，想念一家人围坐嚼蔗的温馨场景。因为我知道，那是故乡的味道，是亲情的味道。

腊月蔗味甜，这甜是驱散严寒的暖阳，是在外游子对家的牵挂。腊月的味道是甘蔗的味道，腊月的温暖，永远藏在那段清甜多汁的甘蔗里。

## 新岁，云启新程（外两首）

| 乔志兵

换上2026的薪新外衣  
面料是勇气，剪裁是期许  
穿着马年的诗  
天边飘来一朵新白云  
它说要载着我们奔腾

那里有风在呼啸  
有梦在飞扬  
在2026的晴空下  
新年是破土的新芽  
新衣是扬起的风帆  
新春是未来的信笺

## 新年奔向甜

无论我走多远，飞多高  
心，永远系着这一缕炊烟  
愿岁岁年年，人团圆

风把年的味道，吹进了家家户户  
原来梦想不是  
飘在天上的云  
是手里这颗颗甜甜的  
是父母头上的白发

年味裹着风，灌进衣领  
新年快乐！愿日子像灶上的糖粥  
越熬越稠  
春天开花，有你们在  
每一步归途，都是奔向甜

## 开心过大年

火星子溅在雪地上  
像撒了一把星星  
儿子举着烟花棒，在院里跑

母亲揭开蒸笼，白雾裹着鱼香  
扑了满屋子  
连墙根的野草，都在偷偷笑

“快，尝尝甜！”  
母亲塞过来的橘子  
凉丝丝的，却把一整年的苦  
都忘了

我哭了，看着母亲和儿子  
我又笑了

